

小说

碑林向北

林殿波

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，像条静卧的巨龙，脊梁骨在铅灰色云层下泛着冷峻的光。在南麓羊山的褶皱里，科尔沁草原的边缘，那座绿色军营像块补丁，钉在天与地的接缝处。每日清晨，军号不是飘起来的，是从冻土深处挣出来的，带着冰碴子的棱角，撞在山岩上碎成星星点点，又被风拢成一股，钻进每个兵的耳朵里。

我第一次听见这号声时，裤脚还在滴水。那年刚开春，火车转卡车，最后靠两条腿蹚过融雪的沼泽，鞋里灌满了泥浆。班长张亮把我拉进哨所时，炉子里的火正舔着铁水壶，壶嘴喷出的白气裹着他的声音：“站好了，这地方的风，专欺负弯腰的兵。”

(一)

将军来的那天，云低得能擦着哨所的屋顶。我站在队列第一排，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不是怕，是兴奋的。凌晨四点就起来整理着装，皮帽檐结着冰，睫毛上的霜化开了又冻，眨眼时能听见细碎的“咔嚓”声。

李将军走过来时，我数着他靴底碾过冻土的纹路。他的裤脚扎得紧实，帆布上沾着黄黑色的油渍，和我们常用来擦枪的机油一个味儿。走到我面前，他停了步，那双看了几十年山的眼睛，把我脸上的冻疮、耳后的裂口，都看了个透。

“苦吗？”他问。声音不高，却像扔在冰面上的石子，脆生生地弹开。

我喉结滚了滚，没敢说夏天涧水里的蚂蚱，也没说冬天凿冰时崩在肩骨上的冰碴。只是点头，重得像要把颈椎压断。五年了，我记不清爹娘的脸，却能闭着眼睛摸出巡逻路上每块石头的形状。上个月家里寄来的包裹，饼干潮得发黏，妹妹在信里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，说“哥你那里的太阳是不是也这么暖”。

将军的手突然搭上我肩膀，粗糙得像松树皮，却带着火塘般的温度。“这山看着憋，”他望着远处的兴安岭主脉，“藏着咬人的牙。你们守在这，就是给国家镶了层铁边。”

我后来才知道，他说的“铁边”是怎么镶的。老兵们在火塘边烤冻疮时讲过，20世纪60年代那会儿，对面的探照灯能照到我们哨所的窗纸。李将军当时还是排长，带着兵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夜里挖掩体，铁锹下去只留个白印子，就用钢钎凿，用手刨。有个叫王二柱的兵，手套冻在钢钎上，一扯，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，血珠滴在雪地上，转眼就冻成了小红珠子。他没哭，就骂了句“狗日的冻”，裹块破布接着干。

将军走后第三日，我在巡逻日志里发现半张泛黄的纸。是用铅笔写的，字迹被水洇过，晕成一片灰蓝。“三月十七，雪融。二柱的手开始流血，用桦树汁涂了，他笑说比马奶酒烈。”末尾画着个不规则的五角星，针脚似的线条还卡着点泥。

我把纸凑近火塘，水汽蒸腾起来。恍惚看见王二柱坐在对面搓手，他右手缺了截小指，是那年凿冰时被钢钎砸的。“俺娘给俺了符，”他从贴肉的口袋里摸出个红布包，“说能挡刀枪。”后来那布包在掩体里炸成了碎片，老兵们说，是符替他挡了子弹。

开春时沼泽化冻，我总往深处走。泥潭里沉着很多东西：生锈的弹壳、断成两截的刺刀，还有只军靴，鞋带系得死死的，像是刚脱下来。有回陷进齐腰深的泥里，挣扎时摸到块硬物，是个搪瓷缸子，边缘豁了个三角口，内壁还留着圈茶渍——正是老兵说的那只。

“将军怀里总揣着个搪瓷缸，”老兵往炉子里添了块桦木，“冬天给冻僵的兵灌热水，夏天泡上自己晒的野菊花。有回巴特那小子中暑，将军背着他走了三里地，军靴里灌满了泥，跟拖着两块铅似的。”

我摸着自己的冻疮，忽然想起上周巡逻时，发现背风的石头缝里冒出几株绿芽。那么小，却硬顶着冰碴子往上钻。

李将军的“铁”，不是天生的。张亮班长在世时，总爱讲他当新兵那年的事。

那时候部队刚接了新任务，要在绝壁上修观察哨。粮食不够，顿顿是高粱米掺着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，没有肉，吃得浑身直冒虚汗。有天午饭，李营长那会儿刚降职，把自己的白面馒头掰了一大半，塞给巴特，这馒头啊！不是营长的小灶，是一周才能吃上一顿的白面馒头。巴特红着脸，看着营长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自己手里的馒头，伸手往回推：“营长，你更累。”李营长眼睛一瞪：“吃！老子扛过枪打过仗，饿三天三宿都没事，老胳膊老腿的，你是个娃娃，长骨头呢！”

“将军用温水给巴特擦身子时，手直抖，”张亮的声音低下去，“那孩子才十八，腋窝下还没长够毛呢。将军说，要栽十八棵松，一棵不多，一棵不少，就在那向阳的山坡上。”

我见过那片松林。巡山时总能见得到，那树好像一棵一个样，每次都会特意绕过去看一眼，松树长得笔直，树干上的疤痕睁着眼睛。风一过，松涛哗哗响，倒像一群半大的小子在笑。

李将军对逃兵张亮的“纵容”，在全团都是个谜。张亮总说自己那会儿混蛋，跑出去没半宿就后悔了，越来越没有劲，晃悠悠，整个人像散了架子。野外的风比哨所的更狠，卷着雪片子，雪粒子往脸上抽，往脖子里钻，他想起李营长肩膀上的伤，想起巴特手里攥着的钢钎，脚就不由自主地拐了弯，开始左转，左转就往回走，转过身来浑身就有劲了。

“我以为回去准得挨揍，”张亮擦着枪，枪管被他磨得能照见人影，“将军就看了我一眼，说‘冻坏没’。那眼神，比冰碴子还凉，却比火塘还暖。”

二十天探亲假，张亮带回来一小袋炒花生，分给全班。他说他娘哭着往他包里塞，说“咱不挣那军功，活着回来就行”。可他归队时，背包里多了双纳得厚厚的布鞋，鞋底上绣着歪歪扭扭的“平安”两个字。

那双鞋他没有穿过，一直在后运包内。他为救战友，扑向手榴弹，被炸得血肉模糊。我清理他遗物时，在那双鞋里，有一个小纸包，是一个漂亮女孩的照片，扎着羊角辫，笑得甜甜的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

张亮的布鞋里，除了照片还有半张车票。是从县城到哨所的，日期磨得看不清，只隐约辨出“硬座”两个字。我想起他说过，探亲时总坐夜里的车，“能省半宿住宿费”。

那女孩后来寄过信，信封上的地址换来换去。“亮哥说等他转了志愿兵就娶我，”信里夹着晒干的野菊花，“他说哨所的花开得比家里艳。”我没敢回信，只在每次巡逻时，往松林深处撒把花籽。

巴特牺牲的坑道还在，去年暴雨冲垮了入口。我和几个战友用沙袋堵了三天，挖出他没吃完的半块压缩饼干，油纸袋上的字褪得只剩个“军”字。我们把饼干埋在松树下，旁边立了块小石子，像他站岗时的样子。

(二)

我真懂“哨兵的眼睛是阵地的魂”，是在那个发现陌生脚印的冬天。

那天早上的霜特别厚，是在雪上的霜。巡逻靴踩在霜雪上，咯吱声能传出去老远。我在老松树转弯处停住

脚，因为我发现那串脚印比我们的军靴窄一圈，鞋尖有些内扣，不像是常走山路的人留下的。更怪的是，脚印在弹药库备用出口附近打了个圈，像一只犹豫的狼。

张亮教过我脚印：野兽的脚印深且乱，带着爪痕；自己人走得稳，步幅匀；更不会有八字步，脚后跟也不会蹬出很长的雪痕。陌生人踩雪，总爱用脚跟先着地，心虚犹豫，怕滑倒。“就像做贼的，”他当时蹲在雪地里，用树枝画着脚印的形状，“心不定，脚就飘。”

那天我揣着他教的方法，在雪地里转了三圈脚印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太阳爬到头顶时，雪开始化，脚印边缘软塌下去，我要藏进地里。我摸出怀里的压缩饼干，硬得能磕掉牙，嚼着嚼着，忽然想起我妹妹寄来的糖，水果味的，含在嘴里能甜半天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换了白色伪装服，从每天巡逻的老路走了一段，然后找到没有积雪的地方下路，再绕到我选定的地点，钻进弹药库后山的雪窝里，只露个脑袋。风从领口钻进来，贴着脊梁骨往下滑，像条冰蛇。雪粒子落在睫毛上，我不敢眨眼睛，怕错过任何动静。远处的狼嚎一声比一声近，我攥着枪的手却出了汗，枪托上的木纹被我摸得发烫，不凉，像战友的脸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困了，眼皮开始打架。迷迷糊糊间，仿佛看见张亮在给我系鞋带，他的手冻得通红，却打得一手好结，说这样跑起来不松，更不会挂上树枝什么的。突然，风里传来咔嚓一声，这声音让我一激灵，这是树枝被折断的声音，有人！

我猛地睁眼睛，黑影在三十米外的密林里走出来的，很缓慢，随着密林越来越稀疏，我看到了那人。裹着件旧棉袄，背有点驼，正举着个黑家伙对着弹药库。是在拍照，我一动不动，屏住呼吸，确认身后没有同伙。那个人终于朝我走来，月光突然从云缝里钻出来，照在他脸上我一下想起来了，这不是老李师傅吗？镇上照相馆的，常年免费义务为子弟兵照相，镇政府还表扬他，我新兵时候的照片都是他拍的，他进进出出很随便的，上个月还来哨所给我们拍过合影。

我决心已定，先抓了再说。扑上去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记得张亮说过，下手要快，别给敌人反应的机会。老李师傅没挣扎，疼得嗷嗷直叫唤，跟杀猪似的。嘴里嘟囔着“我也是为了混口饭吃，你们不要整死我啊！”我见他按在雪地里，闻到他身上有股劣质烟草味，和我们常抽的“大生产”牌不一样。

经过保卫部门审讯，老李师傅说他儿子在国外治病，人家给了钱。“我没拍清楚，”他哭丧着脸，“就想换点药钱。”我看着他那双拿相机的手，指节粗大，和我们握枪的手没啥两样啊，只是少了层枪茧。

老李师傅被带走那天，我在他照相馆的暗房里找到本相册。最后一页贴着张哨所的合影，我们都咧着嘴笑，巴特的军帽歪在一边。照片背面写着：“1983.11.2，雪。”那天正是他给我们拍照的日子。

保卫科的同志说，他儿子的病历是假的。“国外根本没这个病，”卷宗里夹着张汇款单，收款人地址在边境小城，“他只是被利用了。”我摸着那页合影，忽然想起他拍照时总说：“笑亮点，家里人看着呢。”

我孤身抓了特务，受到了连里、营里、团里的表彰，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。

后来，向阳坡上又多了块木牌，没刻名字，只写着“警戒”两个字。警戒牌立起来后，我每天都去擦。雪落在上面，化成水顺着“警”字的竖沟往下流，像行没写完的泪。有回发现牌后藏着束干花，是野杜鹃，我们巡逻路上最常见的那种。

李将军来的时候，站在木牌前看了很久，说：“有时候，看不见的敌人更难防。”风卷着雪沫子打在他脸上，他没动，像大山上裸露的石头。

(四)

裁军的号声，是在冬至那天响的。往常这个时候，火塘里的桦木烧得旺旺，我们围着烤冻土豆，听老兵讲老家的年俗。可那天的紧急集合号声尖得像刀子，把营房里的笑声全割碎了。我冲出宿舍时，看见李将军站在旗杆下，军大衣的领子立着，被风吹起时就会遮住半张脸。

“我们部队的番号被裁撤了。”他说。声音很平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。可我不见他的脸，声音确像锤子敲着我的胸口，怎么能撤？这里不要人守着，我们不试兵了？

李将军是来接我们的，没有补充新兵，让我们超期服役——这是士兵的光荣。

整理行装时，我翻出个铁皮盒，里面装着妹妹寄来的糖纸，张亮的半块肥皂，还有巴特牺牲那天我捡的弹壳。弹壳被我磨得发亮，像块小镜子，能照出自己黧黑的脸。

这些，我都要带着。“把这个带上。”李将军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拿着一枚三等功奖章，是巴特的，军功章。“他娘说，让他跟着个靠得住的兵。”

我接过奖章，冰凉的金属贴在手心。突然想起巴特总爱唱的那首跑调的蒙古歌，说他姐姐出嫁时，草原上的风都跟着唱，妹妹出嫁，哥哥会送到婆家的。

篝火烧起来了，篝火旁的告别开始了。很静，没人哭。营长把军旗叠得方方正正，每道褶子都对齐。李将军举起酒碗，碗沿磕在牙上：“脱下军装，你们还是大兴安岭的兵。记住，山在，我们就在。”

裁军那天，火塘里的桦木烧出了火星。我把铁皮盒塞进背包时，听见隔壁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是新兵蛋子小周，他昨天还在数还有多少天退伍。“我爹说当了兵就是国家的人，”他抹着眼泪，“咋说裁就裁了？”

营长叠旗的手在抖，每道褶子都比标准多叠了半寸。“这样能多存点念想，”他低声说，徽章在火光里闪了下，“就像咱兵龄，多一天是一天。”

枪声响起时，我对着向阳坡的方向扣动扳机，几十支枪管打光了弹匣里所有的子弹，枪口冒着烟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。枪不响了，人不动了，火光里，我看见巴特的松树在晃，张亮的坟头积着新雪在飘起来，还有那些没来得及刻名字的木牌，在风雪里站得笔直。弹壳落在雪地上，烫出个小坑，很快又被新雪盖住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

枪声停了，我在雪地里捡了把弹壳。37个，正好是我们班的人数。其中一个还带着温度，握在手里像块发烫的烙铁。后来把它们串成串，挂在哨所的门框上，风一吹就叮当作响，像在点名。

走的那天，我最后看了一眼哨所。屋顶的烟囱还在冒烟，炉子里的火大概还没灭。交给地方上的人接管了，从此，这个房子不再是军营，不再是前沿哨所了。

风卷着雪，雪追着风，把我们的脚印填得满满当当，仿佛我们从没有在这里待过。

(五)

三十年了。我每年都会回向阳坡。以前是坐长途客运的大巴车，后来开儿子的车，路越来越好走，可总觉得没当年徒步走得踏实。

今年去的时候，遇见一位穿火箭军制服的年轻人，在李将军的坟前敬军礼，还放了香烟和白酒。他肩章上的星亮晶晶的，像极了当年哨所顶上的灯。“是他儿子，”他转过身，眼睛很亮。

散文诗

歌谣里的部落 (组章)

毕树有

敖包

石头堆起的山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，端坐在草原深处。月亮的阴晴圆缺，人情的苦辣酸甜，每块石头就是时光打磨的语言。这些被阳光晒暖的石头，印着几代人的脚印——牧人靴底磨出的弧度，朝圣者掌心的温度，还有迷路的云朵投下的影子。

当年，你我各添了一块石头，默念心中的祈愿，岁岁垒高的敖包，藏着被风偷走又送回的语言。牛羊啃食过的草坡，长出一茬茬新绿，欢乐的篝火和歌舞，醉了十五的月亮，和每一块石头心上的脸庞。河流映着月亮，每一阵掠过耳畔的风，传唱一座敖包的故人，把心事留下。

听风的马

父亲是驯马高手。我亲眼见父亲把一匹烈马按倒在地。经过一番较量，那马喘着粗气，汗水浸透鬃毛。父亲死死按住马耳朵，冷不防绊倒它，整个身子压在马脖子上。那马瞬间就平静了下来，抬起头回望了一下父亲，父亲轻轻拍了拍马脖子，然后坐起来，那马也立起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同时跌倒又同时站起，像两个握手言合的兄弟。

驯服一匹烈马，父亲瘦了一圈，他凸出的颧骨像两座山峰，两只眼睛深陷眼窝里，可眼神充满了喜悦。

被父亲驯服的它格外有灵性，大车上坡时，辕马握车轡方向，下坡时坐坡，稳稳抵住身后的重量。

辕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父亲的大车，咣咣响铃，铿锵节奏，迎着四季风，穿越岁月，驶出一道独有的风景。

虫语

凝望远方，一阵虫语传来。如繁星点

点，草叶摩挲成一片水域的光影。

顺着起伏的波澜，一场梦境应运而生。吟唱打磨绿色的翅膀，剪断阵阵热风，抚慰田野，深情地吻着夜色。

小村，很小。几户人家撑起一片苍穹。西辽河挽起臂弯，哦，与虫语为伴，一步一个脚印。

一朵朵花的盛开，一只只虫子的追逐，融入浩瀚的田野，像一艘艘小船游入史册，书写西辽河蜿蜒游动的歌谣。

八千年的冲积，滋润哈民部落，聆听月亮与河流的故事。每一个微妙的生命，融入眼前的风景，每一个微妙的生命，就在千丝万缕的感悟中，慢慢发芽，万物重生。

读一朵花的微笑，听一只虫子的吟唱，每个生命赋予它的，是小小的，是悄然的收成。

石斧

伫立。不朽的生命，被山岩啃了千万年，刃口迎风飒飒。

晨光洗濯你，树的年轻记录你，每根木纤维缠绕的石棱凝视着你，时光的牙齿咬疼所有的疑问。

阳光下仰慕巨斧，从太多的疑问中，洞穿了一个个眼神。一块石头要开凿黑暗，要蘸满阳光烈焰，把筋骨烧红，把灵魂点燃。

锻打。

一道斧痕记录着力的方向，劈开冷冰的根系，敲碎兽骨的髓，在岩壁上刻下月亮的咒语。

现在，被斧刃拥抱，静静地躺在展柜里，叙说岁月。穿梭、苏醒，亘古不变的石头，在众生回眸遥望时，锋芒正悄悄变得柔软。

一座老钟

悬挂在老屋的墙壁上，斑驳的记忆被它

震得掉渣，隔了几十年，犹在敲击我心底。

钟摆传令，一只轮胎的钢板，被敲打得神采飞扬，上课了，上工了，老钟如一座佛不紧不慢地传经。

它见过穿蓝布衫的人对着钟摆校准马蹄表，它见过孩子们数着老钟上的罗马数字，它见过羊群蹒跚漫天的烟尘。

光，穿过，拨弄它发黄的齿轮。那些咬合的牙齿，一下一下变成饱经风霜的老人。那指针已被岁月磨成钝器，却依然在盘面上反复刻画时光里的足迹。

哦，我是你最忠实的信徒，从你的指令出发，不断拭去心灵的锈迹。

归来的河流

河床在月光下袒露嶙峋的脊背，那些被岁月啃噬的沟壑里，还残留着童年的鹅卵石。

风，掠过荒草的梢尖，带来远山的私语——原来每一条河流的流浪，都是为了寻找回家的路。

记忆开始涨潮。春日的柳絮曾乘着浪花远行，夏夜的萤火虫在漩涡里起舞，秋霜染白过芦苇的鬓角，冬雪封存过冰面下暗涌的心事。

蜿蜒的河道是时光写下的长信，每个弯转处都藏着未拆封的故事。

此刻，归潮正漫过褪色的堤岸。那些裹挟着异乡泥土的流水，温柔地舔舐着旧日的裂痕，将褶皱里的沧桑都磨成细沙。芦苇摇晃着白头，向重逢致意，而卵石与流水相触的轻响，是阔别多年的秘语。

归来时，两岸的野花突然都开了。它们不必追问来处，只知道这再度丰盈的河床里，藏着永恒的潮汐。原来最深的羁绊，从不在远方，而在每一次奔赴与回归的颤抖里，在岁岁年年的流淌与回响中。

归来的部落

逆着风，在草原上找到了一条河的踪迹。

把祖先的传说打磨成哈民白骨。马蹄踏响岁月的鼓面，古老的帐篷升起一缕炊烟。仿佛听见酒盏碰出的热闹与喧嚣。

一场变迁，在白骨之上，每张脸依稀可见祖辈的豪放和放牧者的身影。他们在亘古不变的酒兴，在祖宗的牧场，放牧着归来的心情。

走进月光栖息的地方，燃起一堆篝火，拉响马头琴，唱响一支部落的爱情，望着同一轮饱满柔情的月亮。

归来的部落，是游子对根的眷恋。一片热土，一条河流，一群蓬勃的生命，在草原上书写部落传奇。

放眼洁白的羊群，风，丝丝入怀，我们是两条腿的生灵。

我是其中一分子，在归来的部落，拥有一颗永不肯衰落的心。

歌谣里的部落

从一曲歌谣的旋律飞出。引叶引我飞入梦幻，风，送来了信息。你，在一棵树上等我。

一望无际的山野，涛声隐隐，野烟袅袅，每一声鸟鸣，都让我乐此不疲。

夜的深处，我学会了入梦，蘸月光谱曲，敲星光作词，“我是一堆待燃的煤，需要一根火柴的点燃，我是一根野草，需要一抹阳光的粉饰。”

谁想过会有今天的歌唱？沉沦是觉醒的开始，破碎，是又一次重生。我是一个冷暖自如的歌者，只想唱，你听不听都好。

诗歌

我在等一片雪花

郝燕飞

我在河的彼岸等风静止
等时光赠一场丰盈的
悲喜交替
你是春天的
那片新绿
旖旎了他人的风景
你是夏天的
那片嫣红
装饰了他人的梦境
你是秋天的
那枚秋叶
又落入了他人的眼睛

亲爱的
秋天要走了
冬天一路使然
我虔诚的举着双手
在这里等你
等一片一片的雪花
落入我的掌心
消融消融
我一个人幽静的心里

